



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

上接 06 版

下午 1 点 16 分, 飞机已经开始滑行, 他似乎意识到这班航班有些特别, 在有 13 个成员的同事群里说, “这推背感好强烈”, 然后发了一个飞机滑行的视频。这可能是这架飞机坠落前的最后影像。

在群里, 大家都没有回复他。直到下午 4 点零 9 分, 突然有人看到了新闻, 开始往群里扔截图, 还有人开始给他打电话。他的微信没再上线, 电话无人接听。

徐泽强是那种有些典型的中年人。微信头像是穿西装的照片, 喜欢在朋友圈更新工作动态, 每天早晨, 他会给亲近的朋友发早安, 配上各种表情。就算别人不回复, 他也会继续发。他来自广东省陆丰市, 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如果航班顺利降落, 他会在广州再换乘一次高铁, 回到他陆丰的家。

跟徐泽强隔着两排座位, 在第 48 排, 坐着同样刚刚结束了出差、要回到广州的男生曹凯铭。他出生于 1995 年, 是广东本地人, 跟父母的关系很亲近——这一天, 爸爸妈妈是打算去机场接他回家的。

在这次的航班上, 有 6 位一起出行的乘客, 一位是 10 多岁的少年, 4 位是 40 多岁的女性, 另一位是 30 多岁的男性。其中 5 人是云南省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人, 一位女性是贵州人。他们这次来, 是为了参加 3 月 23 日在广州举行的一场亲友的追悼会。

石女士的亲妹妹就是 6 人中的一个。她原本计划和大家一起搭乘 MU5735, 但最后因改签提前抵达广州, 独自一人在广州等待妹妹和 5 位朋友, 最后一次联系妹妹是“在飞机起飞前”。3 月 21 日夜間, 每日人物拨通了石女士的电话, 她语气克制, 告诉每日人物, 自己情绪很悲痛, 然后无力再多说。

阿芬的朋友小姚也在飞机上, 她跟他还有一起喝酒的约定。昨天当她得知, 小姚也在那架飞

机上的时候, 她手中杯子没拿稳, 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 “我当时整个人都呆在原地。”

她跟小姚不是特别熟的那种朋友, 但是微信里经常互相点赞和聊天。她最后一次跟小姚见面是在成都。印象里, 小姚个子很高, 说话礼貌谦逊。小姚结婚才几年, 孩子还小。

一个 1992 年出生的姑娘, 名叫方芳, 她也搭乘了这趟航班。30 岁的她, 是上市公司鼎龙文化的财务总监, 这一次她前往昆明, 是为了完成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方芳的起点并不算高, 她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毕业, 后来成为注册会计师, 过去 7 年里, 她从江苏昆山辗转广东深圳, 又从碧桂园腾挪到鼎龙文化, 今年 1 月, 她刚刚履新财务总监的职位, 你能从她的履历里, 感受到一个职场人的努力。我们先后联络了她的学弟、老师, 大家听到她在飞机上的消息后, 错愕又难过。

向思奇的同事张峻闻可能是机组里年龄最小的工作人员。他 2020 年大学毕业, 和同学们一起, 进入航空公司, 成为职场新人。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如今在南航工作, 她在微博里写下了印象中的他, 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穿白色卫衣和空军一号运动鞋的男生。

3 月 21 日下午五点半, 坠机的消息发布不久, 一位刚刚飞过昆明航线的空乘, 在微博上发了一些照片。机舱里有黄色、粉色的玫瑰, 还有放了豌豆、豆芽和臊子的米线, 那是来自昆明的礼物。她说: “刚从春天回来……起落安妥, 一切平安”。原本, 这也会是 MU5735 航班的日常。

3

3 月 21 日广州, 准备迎接 MU5735 的白云机场空旷而悲伤。机场外, 每年三月到来的“回南天”, 正用潮湿的空气将整座城市包围。

这天下午开始至夜晚 12 点,

一直有家属来到广州白云机场, 寻找乘坐 MU5735 航班的亲友下落。白云机场在 T1 航站楼 2 楼的 28 号和 29 号门之间, 设立了临时的家属接待区。接待区由一人高的黑色水马围挡而成, 有数十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

家属进入接待区后, 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机上人员名单, 和家属逐一核对机上人员的姓名和年龄。确认亲友信息后, 家属们难掩悲伤, 不少人坐在座椅上哭泣。

每日人物于当晚 9 点到达家属接待区时, 一位穿着粉色外套的女孩, 正坐在休息区低头哭泣。一个小时后, 这位女孩由随行陪伴的友人搀扶出家属接待区, 缓缓走向另一片休息区的座椅。二人坐下后, 女孩仍止不住地哭泣, 身旁友人轻拍手臂安慰她。哽咽中, 女孩说道, “我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飞机失事后, 一位飞过昆明到广州航线的空姐, 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她所看到的人们。她说, 这个航线的旅客大多朴实、客气, 登机时候基本人手一袋鲜花饼。旅客在用完餐之后, 会把餐盒收拾干净完好再递给她。失事的 MU5735 也是如此, 一个普通不过的正常配置, 载着一些普通的人们。

MU5735 航班是每天来往于中国领空的 12500 班普通民航客机之一, 同时, 对一些需要长期往返于珠三角和云南之间的人而言, 这也是一班连接中国最大制造业基地和西南内陆省份经济生产活动的一班重要空中“接驳客车”。

它的一头是南中国商业中心广州, 这里有一年一度的广交会, 有扎根珠三角城市群的世界工厂; 它的另一头是云南, 这里有大量前往珠三角务工的普通劳动者, 也有基于云南地方工商业态, 需要频繁前往广州和广东沟通往来的商贾和企业家。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经纪人王焱武, 也不时乘坐此趟对飞航班来往于昆明和广州。也有曾多次乘坐此次航班的网友表示, 从

广东去云南边境城市瑞丽做翡翠生意的商人们, 经常乘坐这趟班机。每日人物了解到, 佛山是中国陶瓷行业的中心, 这里的陶瓷从业者在开拓云南市场时, 常乘坐这班班机往返。由于佛山机场没有方便的乘坐环境和充足的线路, 几乎每一位出差回来的佛山人都会选择降落广州白云机场, 然后坐车回佛山的家。根据每日人物的梳理, 此次航班中还有多位企业员工和企业高管。他们是实体经济的参与者和建造者, 也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支柱。

而在遥远的广西藤县, 搜救工作仍在艰难进行中。现场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坳, 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 没有通电, 且没有照明设施, 黑暗难辨, 为搜救增加了难度。山谷间被飞机撞出了一个深坑, 因为在山林间, 只能依靠人力和无人机去搜寻黑匣子, 也造成了难度。

据广西气象部门消息, 目前冷空气前锋已经到达桂林南部到贺州北部一带, 预计很快将影响到广西藤县。今日藤县将会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 有可能出现暴雨, 且降雨可能将持续三天。

通往事故地点有一条两米宽的泥巴路, 有媒体记者在现场一边走, 一边看到越来越多的飞机残骸和零部件, 每一处大块的残骸旁边都放了一个标记, 视频里, 这个数字已经标记到了 43。树木包围着一块空地, 地表裸露, 生长着一些残枝, 残骸散落在这里, 枝头上也挂着一些。在这条路旁, 飞机压倒了一大片竹林, 部分树木烧焦, 现场的虫鸣声非常响。

在现场救援的武警披露的一段视频显示, 他们在坠机地点附近的一块山中平地搜寻时, 发现了一些也许与东航乘客有关的物品。分别是摔成碎片的手机残渣, 一个鼓鼓囊囊的、放着身份证、裹满了灰尘的钱包, 还有一块手表, 一张几天前的火车票。

3 月 21 日下午 4 点, 藤县人民医院已经接到待命指令, 并派出医护人员前往现场。 “今天没有下班计划”, 藤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每日人物。夜里 11 点, 梧州天气预警有大暴雨, 藤县处于大雨和暴雨的临界区域, 救援人员在失事现场支起帐篷。一夜过去, 雨没来, 伤者也没来。

